



ボ ル タ ラ の 歴 史 と 文 明

博爾塔拉歷史文明

ORTALA'S HISTORY



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博物館編

土尔扈特蒙古

东归祖国图

1771年在俄国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

为摆脱沙皇俄国的长期压迫，

渥巴锡汗亲率部民33万多户，

169万多人举行起义。

他们抢渡乌拉尔河，在俄国军队尾追堵截下，

历时8个月，行程万里，终于回到祖国，

并得到乾隆皇帝的接见和赏封，书写了一页

可歌可泣的爱国篇章。



察哈尔蒙古西迁

18世纪中叶，由于连年战争，

新疆各地防务空虚，

经济萧条，大片土地荒芜，又面临沙俄威胁，

为充实新疆驻防力量，

清政府从1762年至1764年间分两拨

从河北张家口地区

迁来部分察哈尔蒙古族，

他们的到来为新疆的政治稳定和

经济开发做出了贡献。



深谷幽兰——博尔塔拉历史文明

新疆的广阔和博大，往往令人望而却步，而迷人的博尔塔拉几乎浓缩了新疆自然与人文瑰丽诱人的诸多因子，呈现给世人的是一个“神奇、神秘、神圣”的五彩之窗，透过它能够最快的体会何为新疆之美，新疆的诱惑。

只要上路，随时能与古老文明相遇，这就是博尔塔拉。

博尔塔拉，北、西、南三面高山环绕，在这个西高东低的扇形谷地中，历史上几乎吸引了亚洲腹地所有重要的草原游牧民族，演绎了一幕幕雄奇悲壮的历史活剧，留下了一串串弥足珍贵的历史印迹。

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博尔塔拉是塞人的游牧地。秦汉时期，这里相继为月氏、匈奴、乌孙所占据。汉后柔然、悦般来到了这里。隋唐博尔塔拉一带属西突厥统治。宋代喀喇契丹人在今博乐市西南建立了孛罗城。元时蒙古人成了这里的主人，并称这里为“博落脱儿”，即今天“博尔塔拉”这一地名。明清之时，博尔塔拉是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的重要活动之地，察哈尔蒙古西迁和土尔扈特蒙古的回归，又为这里注入了新的生机，因此博尔塔拉几乎拥有在新疆的所有部系的蒙古，拥有最为丰富的蒙古历史文化。

赛里木湖为古丝路北道一处神奇秀丽的绝妙佳境。古时有“西方净海”之称，更有“西来之异境，世外之灵壤”之誉。在新疆各大名湖名水中，它不仅是一个集雄奇秀幽诸美于一身的自然之湖，更是一个文化圣湖，也是博尔塔拉古代文明的一个缩影，几乎所有抵达博尔塔拉的游牧民族都曾在这里留下了文明的烙印。在湖的四周不仅有塞人古巨石堆、乌孙土墩墓、牧猎岩画，湖区还建有庙宇祭殿。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在此吟诗作文，对它的赞美之辞甚至可以车载斗量；多少流入僧侣曾在此跋涉，不知留下过多少苍凉动人的故事。

博尔塔拉北面阿拉套山及南面的天山支脉谷地中，散布着数以千计的种类丰富的古石堆，其中有石堆墓、石围中心封石墓、巨石压顶的石堆墓、石围石堆顶石棺墓等。数量众多，规模宏大是博州古石堆和古石阵的一大特色。在阿尔夏特，就有两处共五十多个南北排列的石堆。

古石围栏是一种别致的历史遗存，人们在博州先后共发现了34处150多个。石围形状一般以正方形、长方形居多，也有圆形、多边形单围、双围多围的形状。有的共边，互为交错，有的成群以20－30个比较集中的分布在一处，有的大到几百平方米，个别还有像宫廷建筑一样十分复杂奇特的构图形式。

多年来新疆文物考古工作者对散布于新疆境内的石堆石人进行了调查，共发现200多尊石人，其中博尔塔拉境内发现近30尊，按单位面积计算是石人分布较密的地区之一，是草原石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石人一般立于石堆墓葬地表建筑物前，面向东方，形成一种固定模式，或独身傲立，或成群列布，气势宏伟。但目前有关石人的一些问题并未完全搞清，如石人年代之谜，部分石人的族属之谜，石人作用之谜，小型石人之谜等等。

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五世纪，在长达六百多年的时间里，博尔塔拉一直是乌孙人的主要活动地区之一。散布于博州各地的大量乌孙土墩墓对进一步研究乌孙人的历史，乃至整个中亚的历史，都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博州的岩画分布广泛，阿拉套山、岗吉格山、别珍套山，山山有印迹。在怪石沟阔依塔什水西侧一块巨石上琢刻着一只长近1米的大虎，这是否表明这里曾是老虎的家园？还有一块岩石上凿刻着一个三圈半圆下带三个不规则圆点的奇怪图形，在它左上角上却刻着一个张开双臂样似人非人的奇异标记，而在标记下又刻着两个并肩站立，叉开双脚，平伸两臂，屈肘向上，似正在向上述特殊图案作祈祷。这是否是一幅宗教祭祀图呢？

在温泉县苏鲁北津有一多连体岩刻图案十分特殊，上有连体羊，一个类似太阳的图符及周围类似星星的磨刻标记，还有双手向上，双脚也向上似作舞蹈或祭祀，这种动物连体岩画，盖山林先生认为深具斯基泰——西伯利亚艺术风格，是对动物神灵崇拜的表现。上述图刻是否意味着向有太阳和星星的苍天祈祷，希望神灵保佑牧业兴旺昌盛呢？

博尔塔拉界内山谷及草地的岩石上，除留下大量的动物、人等岩画外，还有些特殊的石印迹，如石刻标记、石足印和各种排列的石窝等，它们究竟为何人何时因何而刻，令人难解难猜，成为千古之谜。

人类最早的足印化石发现于坦桑尼亚的莱托里地区，它们的发现证明了人类350万年前已行走在非洲大地上。从1827年至今很多重大机构均在研究出现于世界各地的神秘足迹印痕。世界上最早的鞋印化石是1997年3月20日发现于乌鲁木齐红山晚古生代二叠纪内陆湖盆地层中，距今约2亿7000万年，比相似的美国内华达州三叠纪地层鞋印化石早了1亿年。

著名的《科学杂志》《科学新闻通讯》等对此也多有报道，这些足以说明博州石足印迹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文化与自然双效资源，应当引起各方重视。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这也包含了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历史和草原文化。博尔塔拉的历史遗迹，是草原文化中一支瑰丽的奇葩，它不仅丰富了这一文化的内涵，更加说明了新疆是各族人民祖先共同劳动繁衍生息的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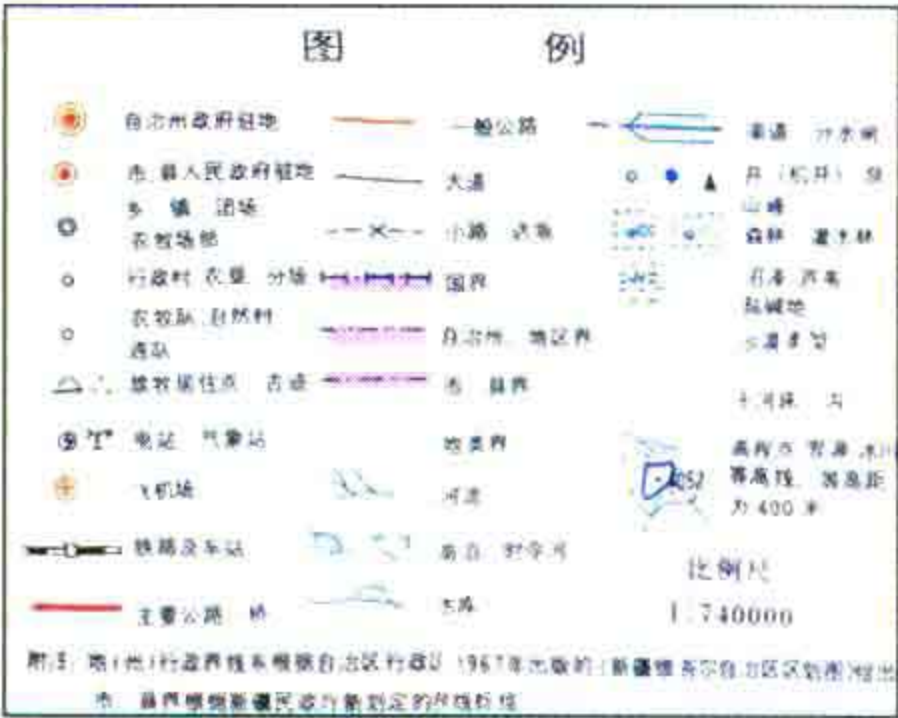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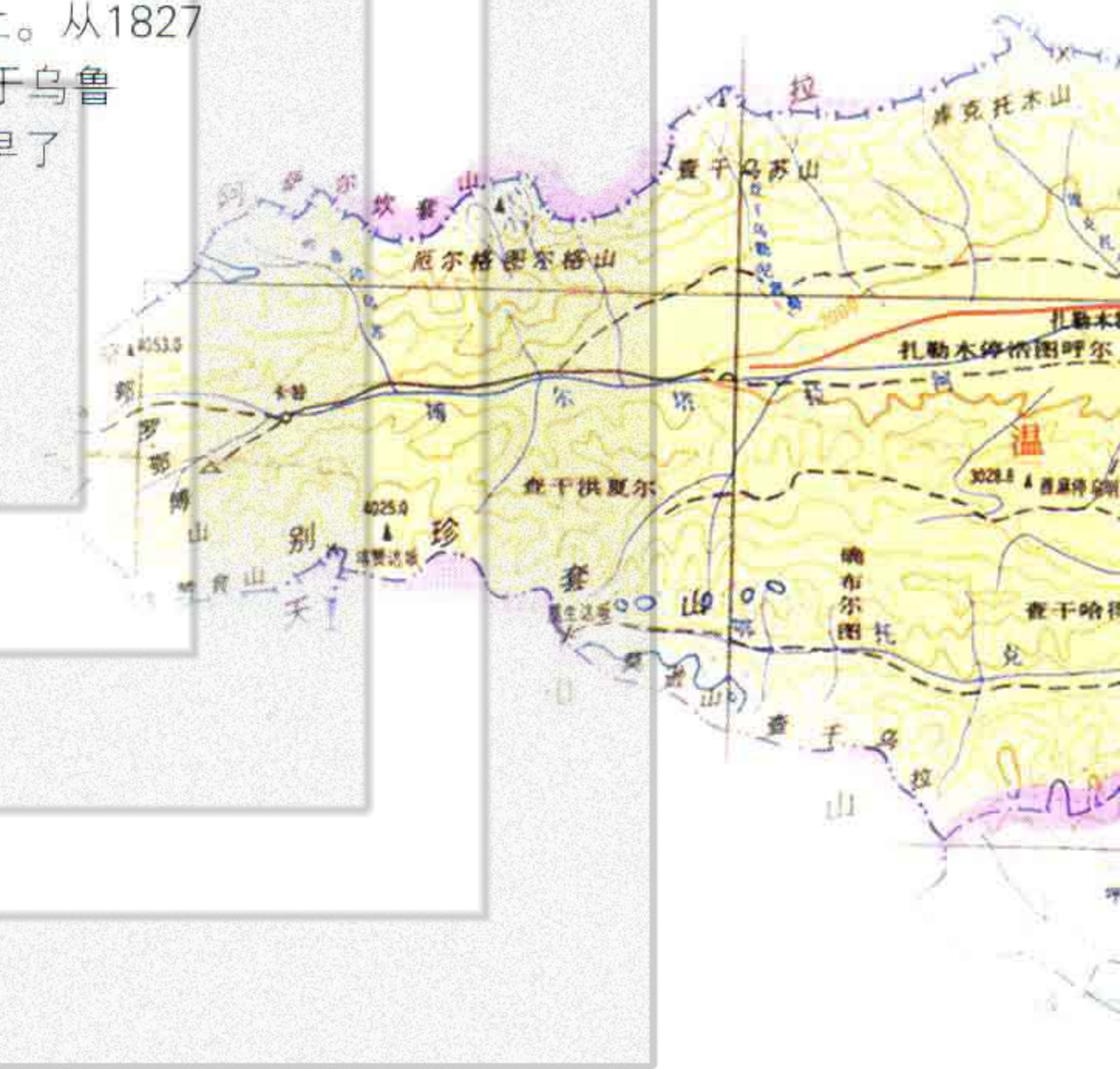
随着工业文明覆盖全球，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随之推进，世界上仅存的秘境正一点一点地消失，人类永难满足的好奇心愈来愈感到失望的今天，那种蕴含着古典传奇色彩的地方尤显珍贵，在博州有些地方正是这样的神奇所在。

在博乐河下游南岸有一神秘土垒，由于年代久远，各种传说和猜想很多。土垒高耸于一望无际的苇荡沼泽之中，因为这里时常有蛇出没，土垒又有蛇岛之称。更重要的是人们在土垒的几个洞穴中曾经发现了数以千计的脱模泥塑。它们究竟出自于哪个年代，何人之手？内涵怎样的文化背景？土垒中到底埋葬着什么？这里究竟是寺庙？佛塔？擦康？还是一个古老的宗教祭坛？值得世人追索探秘。

尽管从17世纪开始蒙古族普遍信仰喇嘛教，但萨满教万物有灵的原始信仰仍残留在他们的生活中，祭敖包成为他们崇拜自然神灵并与神灵对话的一种方式。在博州敖包随处可见，然而敖包究竟是何物的象征，为什么它具有沟通天上与地下，人与神鬼的功能，并能引导人的灵魂到达天堂？为什么蒙古人相信神灵就居住在敖包中，被视为是天神、山神、地神和游牧民族保护神的化身？

在博州还有一处深具自然与人文探索意境的地方，就是位于温泉县安格里格乡大山中的一个山洞，洞中葬着一个名为西依提萨依的干尸，他不仅有与俄国盗马贼作斗争的传奇经历，而且死后身处潮湿的云杉雪岭中，尸身竟能历经百余年而不腐烂变质，可谓神灵护佑。这处秘境的存在，对人类学、地理学、生物学及方志研究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更具有现实意义的是，它的原地妥善保护对当地旅游事业的发展将有不可再生和替代的作用。

各地的乞子石、鸳鸯石等，虽然是天然未经人加工的，也被视为男女两性同体的形象而受到求子者的拜祭，如在四川盐源县和云南宁蒗县均有公母山、公母石，居民多拜二石求子，但公母二石均分列较远，并不像温泉县阿敦乔鲁石祖公母二石分布一处，呈现两性结合状。更为特殊的是此母亲石四周分布多处古代石人石堆、岩画、石围栏等历史遗迹，象征着母亲石不仅是生命的诞生者，也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地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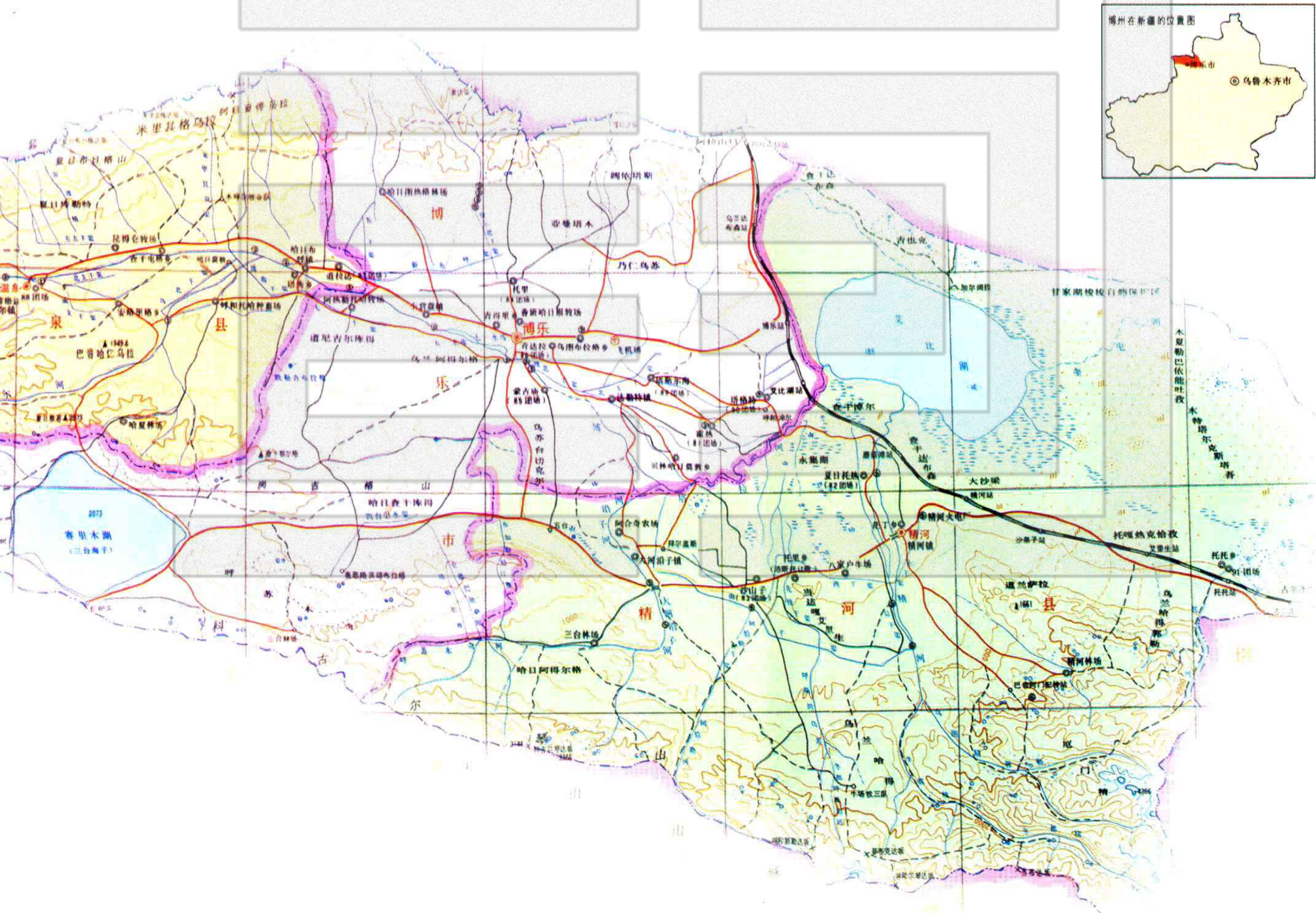
博州拥有一条具有多重世界意义的古道并没有被世人充分认识其价值，这就是“丝绸之路”北道。它由哈密向西伸展，横亘在天山北麓与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之间，中间途经吉木萨尔、阜康、呼图壁、玛纳斯、精河，终至伊犁，由此通往中亚各地。今乌伊公路实际上便是沿用这条古道。北道形成很早，《后汉书·西域传》便有记载。博尔塔拉境内绿洲的独特地理位置，使这里又成为中国历史上西域各民族南来北往，西迁东进必经之地。历史上震撼欧洲的亚洲三次民族西迁：一世纪北匈奴人西迁，九世纪后的突厥人西移及十三世纪的蒙古人西征，都能在博尔塔拉找到他们隆隆西去的轮蹄踪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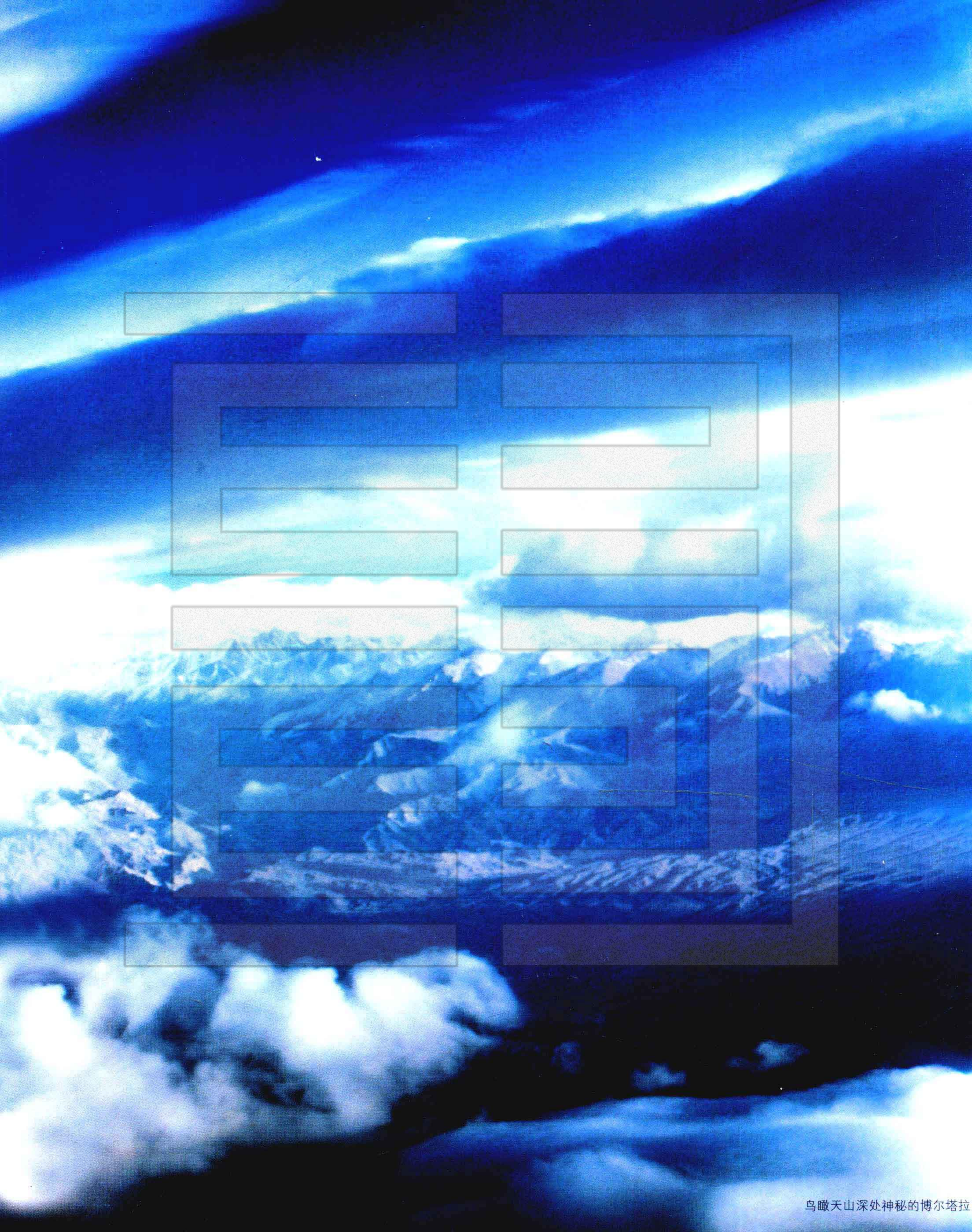
根据文献资料记述，成吉思汗西征路线，在历独山城行抵别失八里后，其西行道路即是丝路北道。它从今精河向西，中经赛里木湖，出果子沟，至伊犁的这条通道在元以前还未畅通，唐之北道这段路经由今精河西之沙山子向西南沿阿恰勒河入婆里科努山和科古琴之间的山峡，然后折西行，沿吉尔格浪河西南至伊宁再至霍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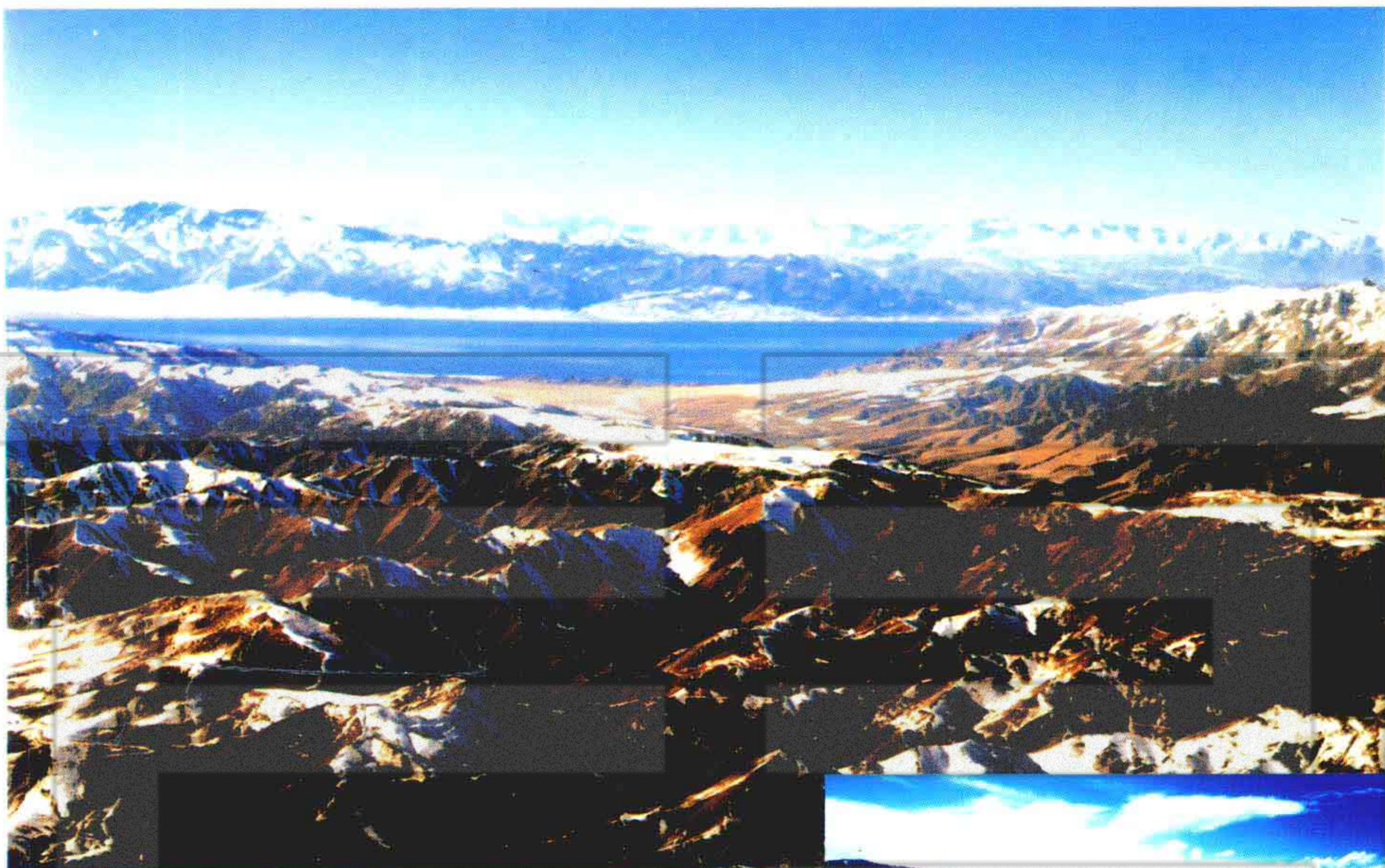
西征后，特别是随着忽必烈统一中国，蒙古汗国与西域、中亚诸地的交往联系日益密切，这一时期新疆境内交通路线最大的变化就是经过现在博州境内的丝路北道受到重视，并且得到进一步拓展。

此道之通行不仅极大地便利了中原同西域以及中亚诸地的交通往来，而且也缩短了别失八里等地到达阿力麻里的路程和时间，所以这条通道之开通是蒙古族对于新疆古代交通事业的一大贡献，对这条线路的明确对博州开展各种相关活动与事业将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由成吉思汗及其后裔进行的三次大规模西征，建立起了从多瑙河到太平洋的大帝国，曾对亚欧大陆的历史产生过巨大的影响，法国著名学者雷纳·格鲁塞在《蒙古帝国史》中曾说：“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道，便利了中国和波斯接触……将环绕禁苑的墙垣吹倒，并将树连根拔起的风暴，却将鲜花的种子从一个花园传播到另外一个花园。从蒙古人传播文化一点来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一样有益，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与之比拟”。

如今，在博州，又一条国际大交通线现代化的“丝绸之路”——亚欧大陆桥又展现在世人面前，重新沟通了绿洲、草原与外部世界的联系，重现丝路文化往日的辉煌。可以说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没有哪一个地方能像博尔塔拉这样同时拥有五条对世界产生如此重大影响的交通线路，博尔塔拉可以为此而感到骄傲！这也预示着博尔塔拉必将会在未来人类文明史上落下更为浓重的一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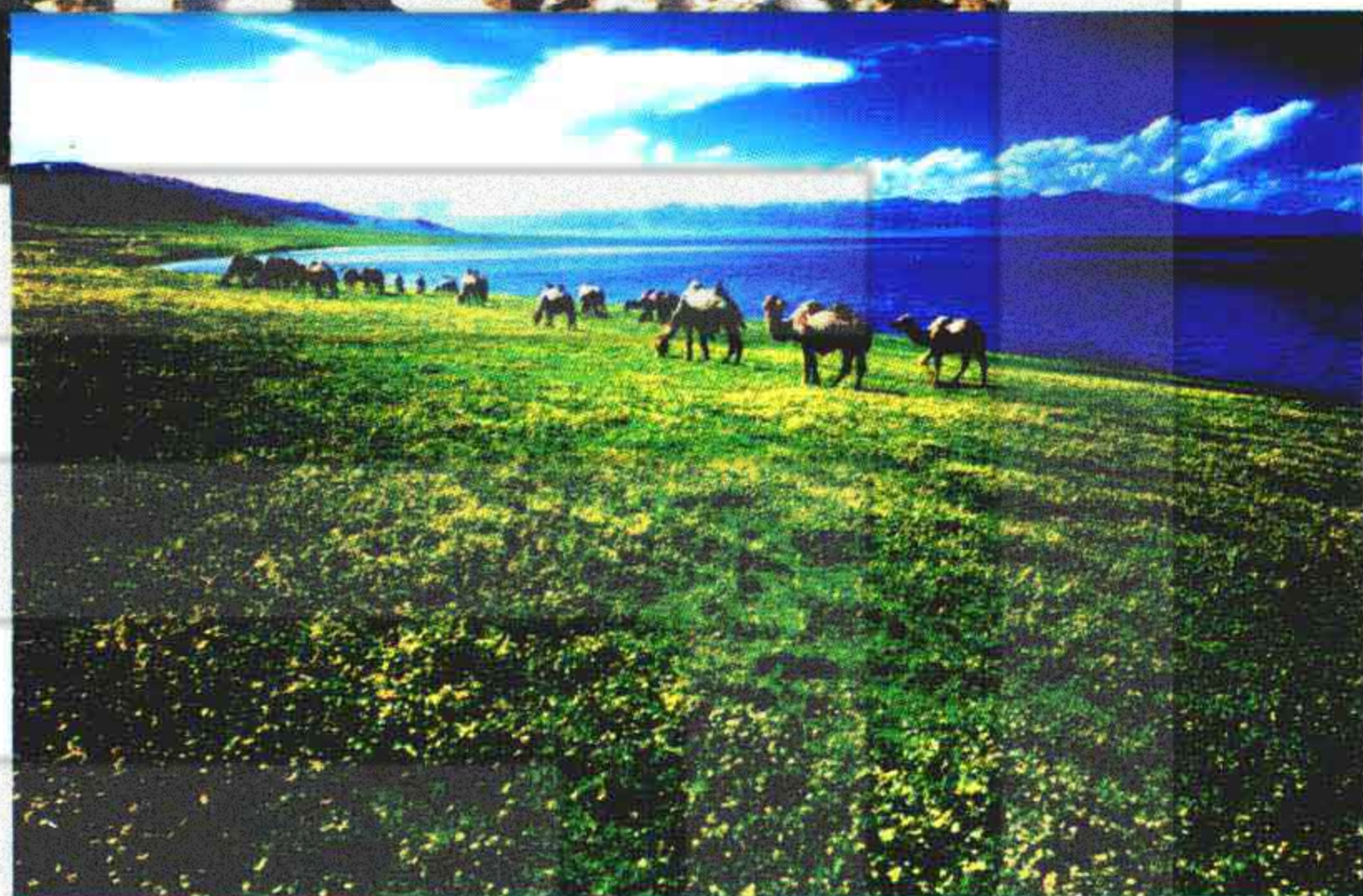


鸟瞰赛里木湖

赛里木湖

——从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到文化圣湖

明镜般的赛里木湖，静静地躺在群山环抱之中，犹如一块蓝宝石，被群山珍藏着。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清澈碧透的湖水，不断地变换着迷人的色彩。它一会儿像匹光滑柔软的天蓝色绸缎，上面绣着雪峰、青松的倒影，把湖光山色融为晶莹的一体；一会儿又随着阵阵轻风荡起涟漪，宛若千万条银鱼在游动。



赛里木湖畔

赛里木湖古称“天池”“西方净海”，蒙语称“赛里木淖尔”，意为山脊梁上的湖。从清代开始又名“三台海子”，因湖的南岸有鄂勒著依图博木军台而得名。它东西长二十千米，南北宽三十千米，水面面积四百五十七平方千米，最深处九十米，海拔高度两千零七十三米，比著名的高山湖泊天池还高，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海拔最高而又面积最大的高山湖。由于这里是大西洋暖湿气流最远到达的地方，因此赛里木湖也被叫作“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

古代乌孙人曾是这里的主人，大土墩就是著名的乌孙土墩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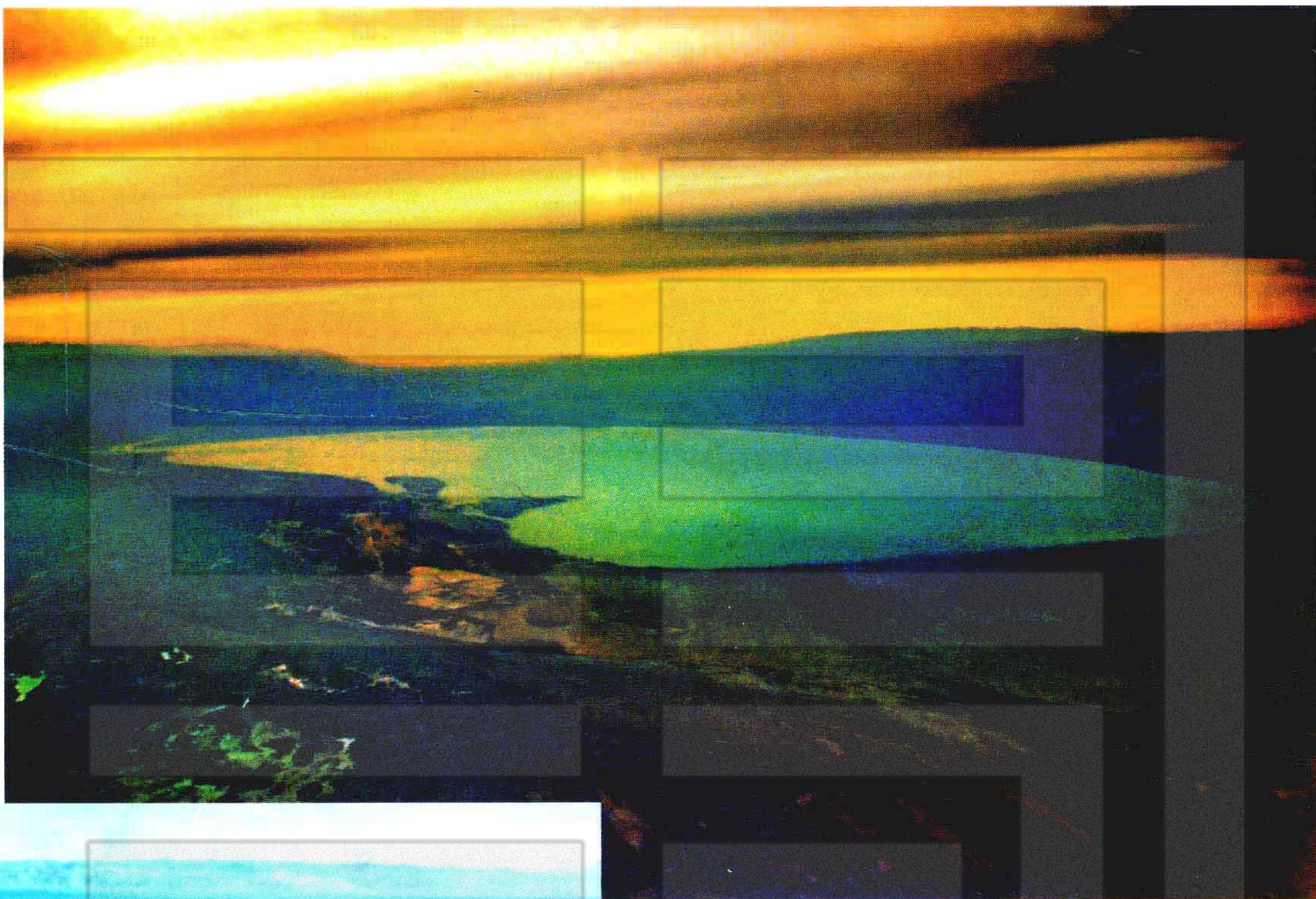
除乌孙外，历史上赛湖还是塞种、月氏、突厥、契丹等古代民族的游牧生息地。许多岩画、石刻就是他们留下的。在唐代，太宗李世民在他著名的《执契静三边》诗中也提到了赛里木湖：“花稍葱岭雪，谷画流沙雾……乳海池京邑，双河沼帝乡。”

公元1221年，长春真人邱处机应诏从山东出发，迢迢万里拜见正在中亚统率征战的成吉思汗，途经赛里木湖畔时，即景吟诗：“银山铁壁千万重，争头竞角夸清雄。日出下观沧海近，月明上与天河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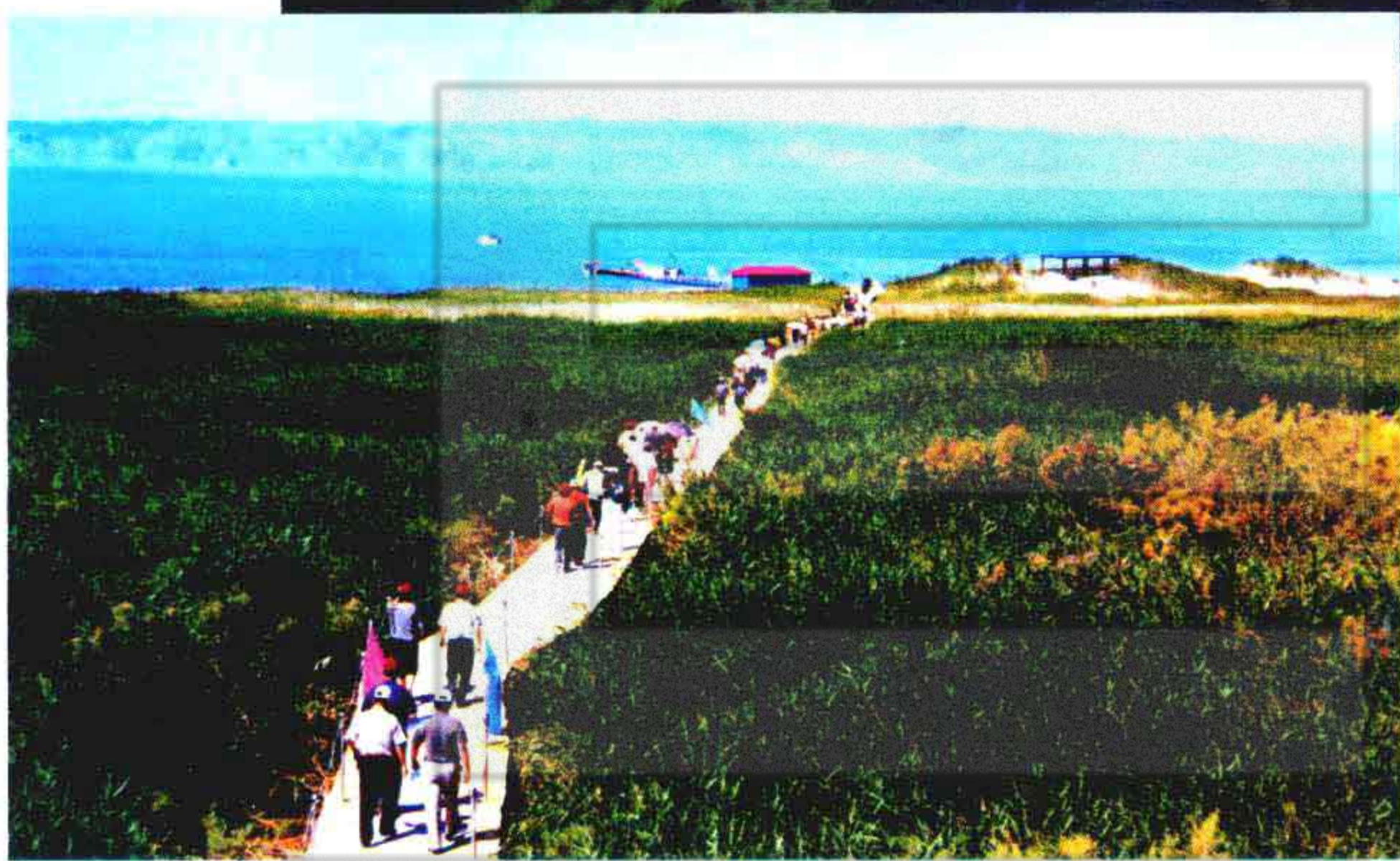
鸦片战争之后，被贬谪伊犁的民族英雄林则徐初临胜境，郁闷之情一时消散，赞美这钟灵之地：“波浪涌激，颇似洪泽湖。”大诗人洪亮吉为赛里木湖所作《净海赞》中云：“诚西来之异境，世外之灵壤矣！”清代地理学家徐松更是叹曰：“胜境钟灵，沦于荒塞；佳名淹没，搜讨无人。”

自古赛里木湖还有神秘湖怪大青羊的传说。据《西域水道记》所载，清代驻三台的士兵，傍晚时看到湖中有一只大角多须的青羊露出湖面，这只怪物一出现，此地便狂风骤起，雷雨交加，湖中波涌浪翻，雾瘴弥天，牧马嘶鸣不已，居民躲闪不及。在林则徐《荷戈纪程》中则提到：“湖中有神物如青羊，见则雨雹。”清萧雄《赛喇木泊》中云：“惟夜间，时闻博激吟吼声，非神物必怪物也。”清乾隆年间，为避湖怪，附近官民在湖南岸修建了壮观的靖海寺，又在湖心岛上建了华丽的龙王庙，供奉神灵，乞求安宁。1982年以来，还有不少人曾多次看到湖中有一只大角多须动物翻波涌浪，既令人惊恐，又令人激奋。然而究竟湖怪为何物，至今仍是一个谜。





一片圣洁的荷叶——鸟瞰艾比湖



艾比湖畔石海观



温泉县新疆北鲵保护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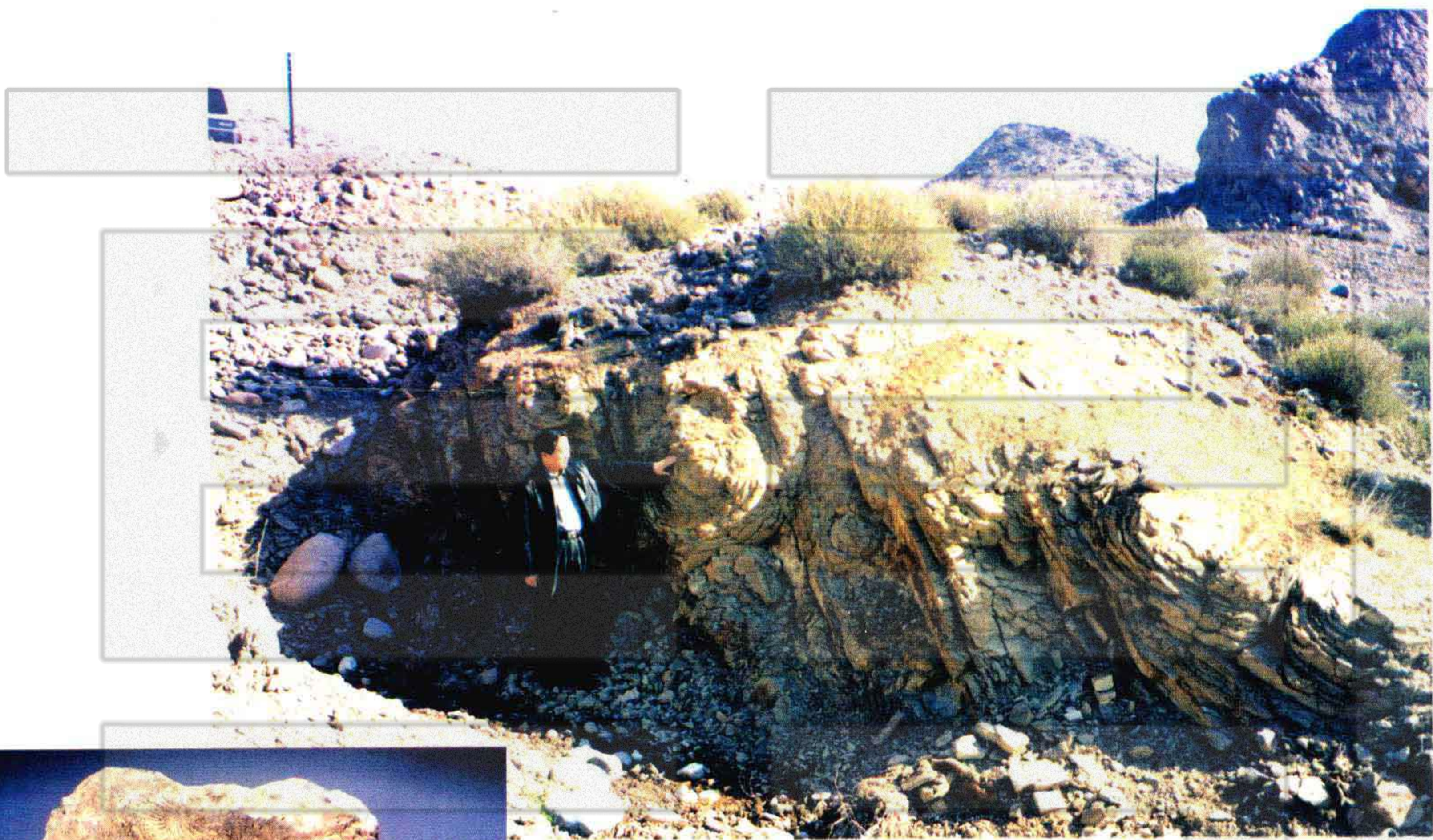


出土于红山的乌鲁木齐鲃化石，
石中之鲃生活于2.7亿年前

新疆北鲵

——比恐龙还古老的动物

地球上每个物种不论大小、多寡，其生物学上的意义和价值都是同等的，一种物种的灭绝就意味着它所携带的遗传基因的永远丧失。温泉县新疆北鲵作为十分珍贵的濒危物种，在世界上仅分布于中国新疆和哈萨克斯坦，分布区狭窄，数量稀少，目前在500平方千米生存范围内仅有6000尾遗存，《世界自然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红皮书》及《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以“极危”等级将其列入。新疆北鲵从2.5亿年前存活到今天是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奇迹。在这漫长的时间中，地球上的生物曾经历了5次大的灭绝性劫难。新疆北鲵因此被称为孑遗动物，它的年龄比恐龙还要早近1亿年。



布满动植物化石的化石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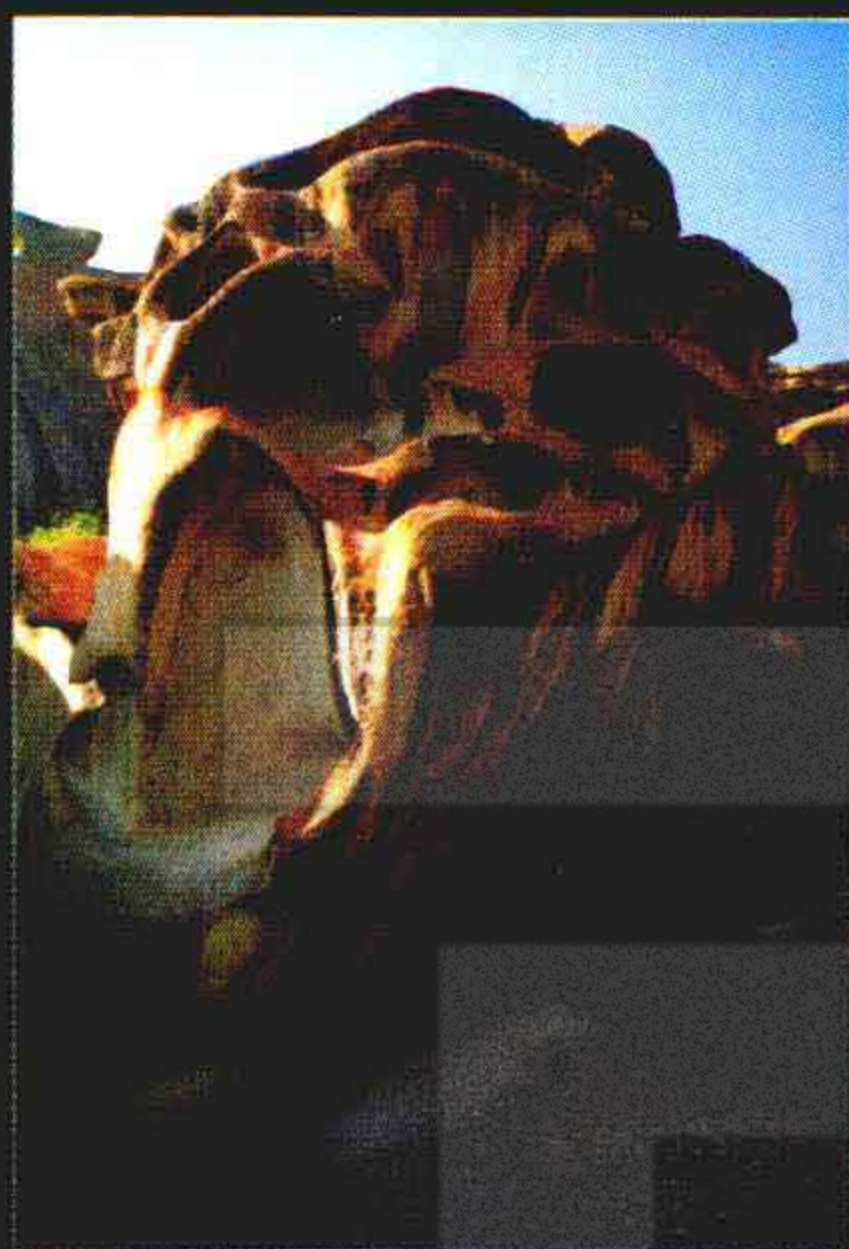


海生物化石

史前海底世界

——化石山

在温泉县的戈壁滩上有一个神奇的“海底世界”，突兀的山崖上面布满了各种海洋珊瑚及软体动物化石，这里已不是蓝色的大海，那是3亿年前的事了，现在只有瀚海沙砾。在灰黄色的戈壁上，带有各种海生物化石山崖显得格外醒目。它们迎风而立，石面布满蜂窝状的沟槽，是风蚀、水蚀，还是海浪浸蚀所致？在这座大山底下还有古人垒砌的通道石栏，这是古人护佑神山的遗存，还是古人举行宗教祭祀的圣迹呢？



变形脸谱

天赐雕塑博物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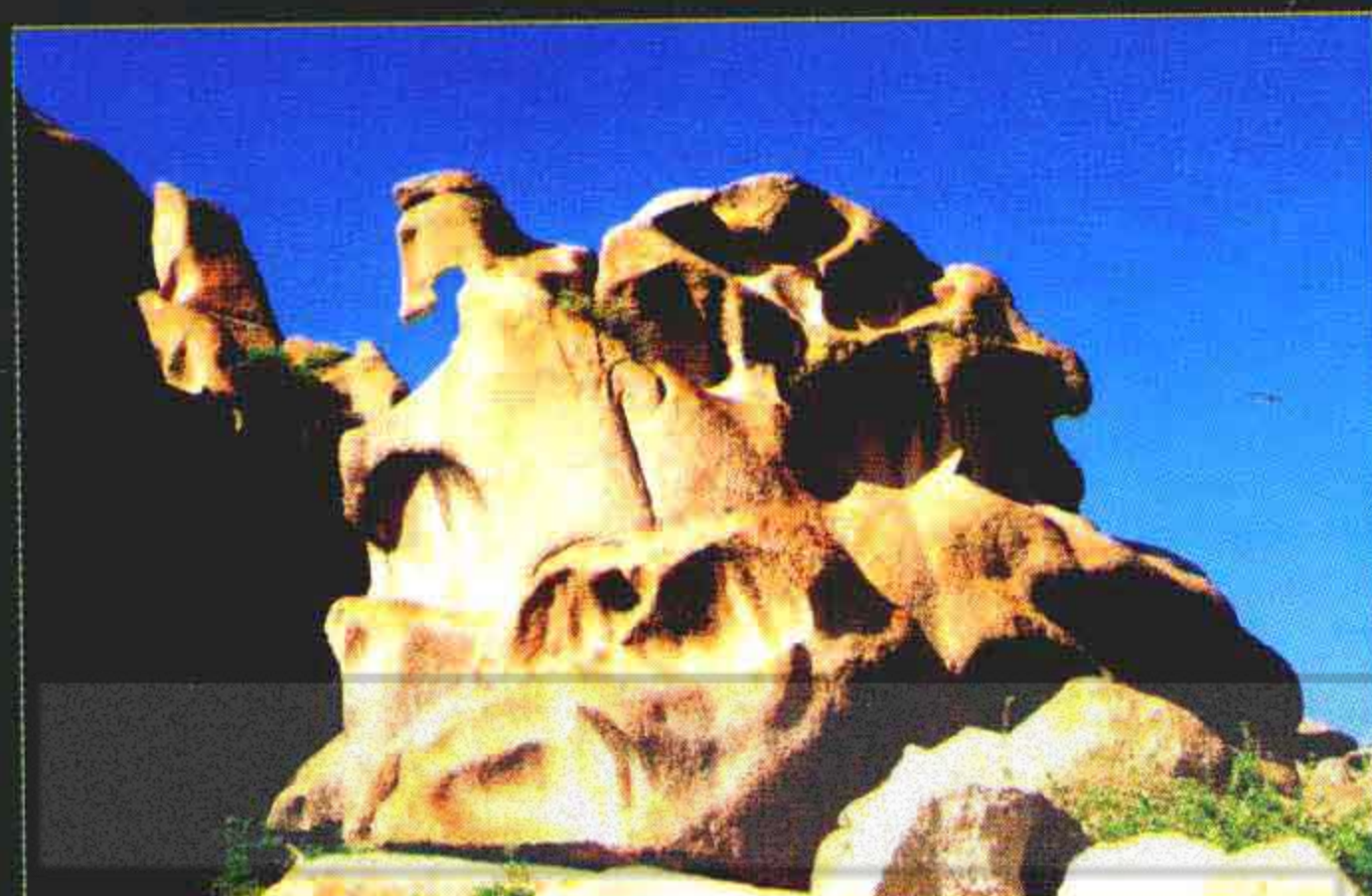
——怪石沟

有人说男人是山，女人是水，而在博乐的怪石沟，这山水却代表着一群诙谐怪异的男人和女人。被当地哈萨克牧民称为“阔依塔什”的怪石沟，意思是绿羊一样的石头。它是一种在特定的地质、地理条件下形成的一种岩浆岩孔穴造景地貌。这里的山石集“霸气”“大器”和“灵气”于一体，为拟人拟物造型，有将军石、天外来客、狮身人面、苍鹰回眸、神龟寻佛、天狗望月、千佛洞崖、虎啸石、海豹登岸和古堡幽灵等等，千姿百态，栩栩如生，令人目不暇接，叹为观止。怪石沟脚下还有一条绿荫遮蔽的山泉小溪，溪水清澈甘甜，是天然矿泉水。溪边丛丛绿荫，似一层绿色的绒毯，春夏季节，这里红、黄、紫、白各色野花枝叶茂盛，竞相开放，野石榴、野葡萄、野草莓倒挂枝头，使景区平添了几许秀色。游人在攀登游览后，掬几捧溪水，在溪边丛林中小憩，备感心旷神怡。距核心景区3公里处，有一条瀑布自山中腰飞流直下，宛如一条银链镶嵌在群山之中。怪石沟的古代岩画又是一道景观，主要是狩猎图和动物岩刻画，这里还有许多突厥古墓，古卡伦遗址等，是游人访古探幽的理想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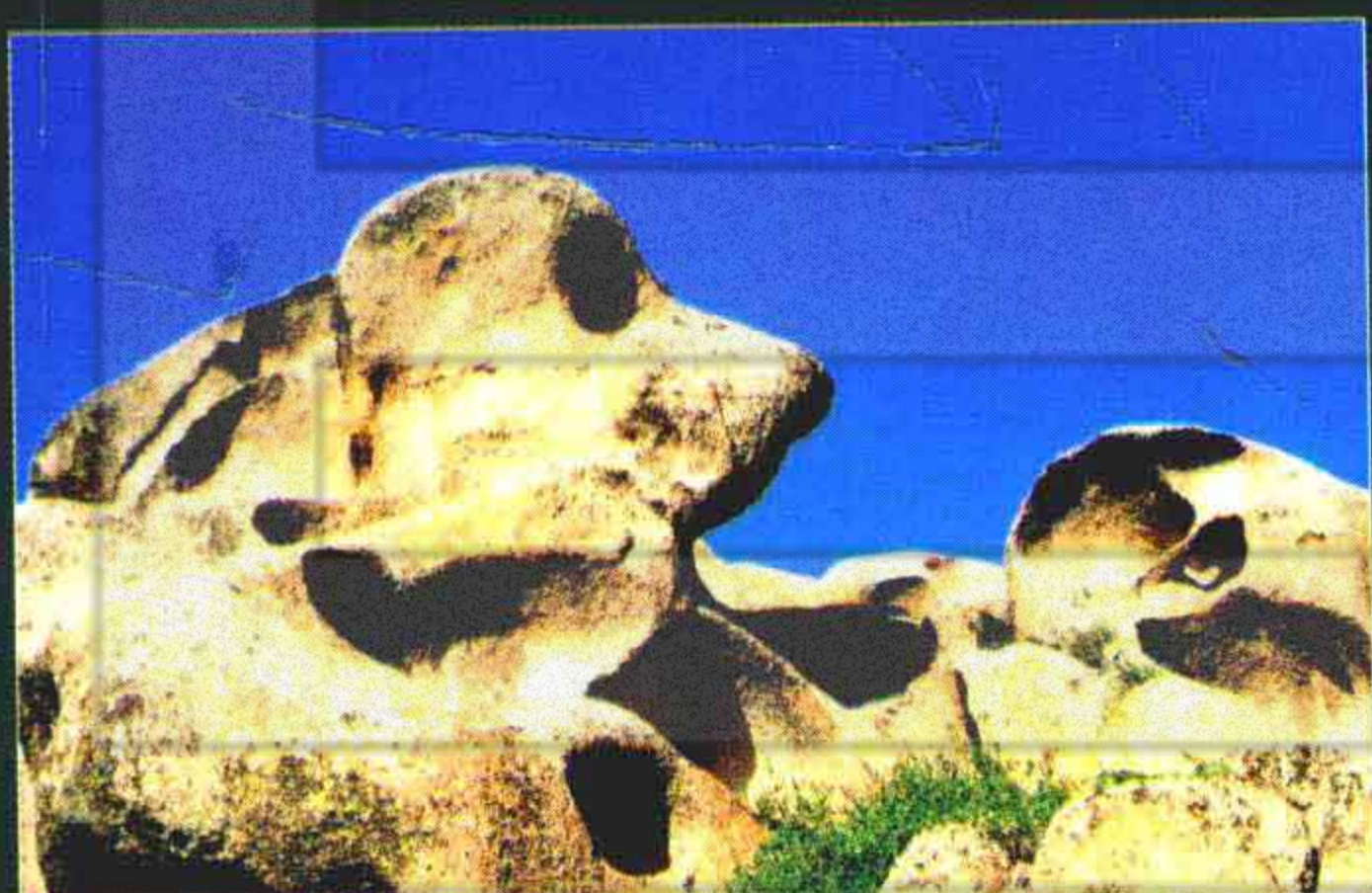




古铲齿象



海马荷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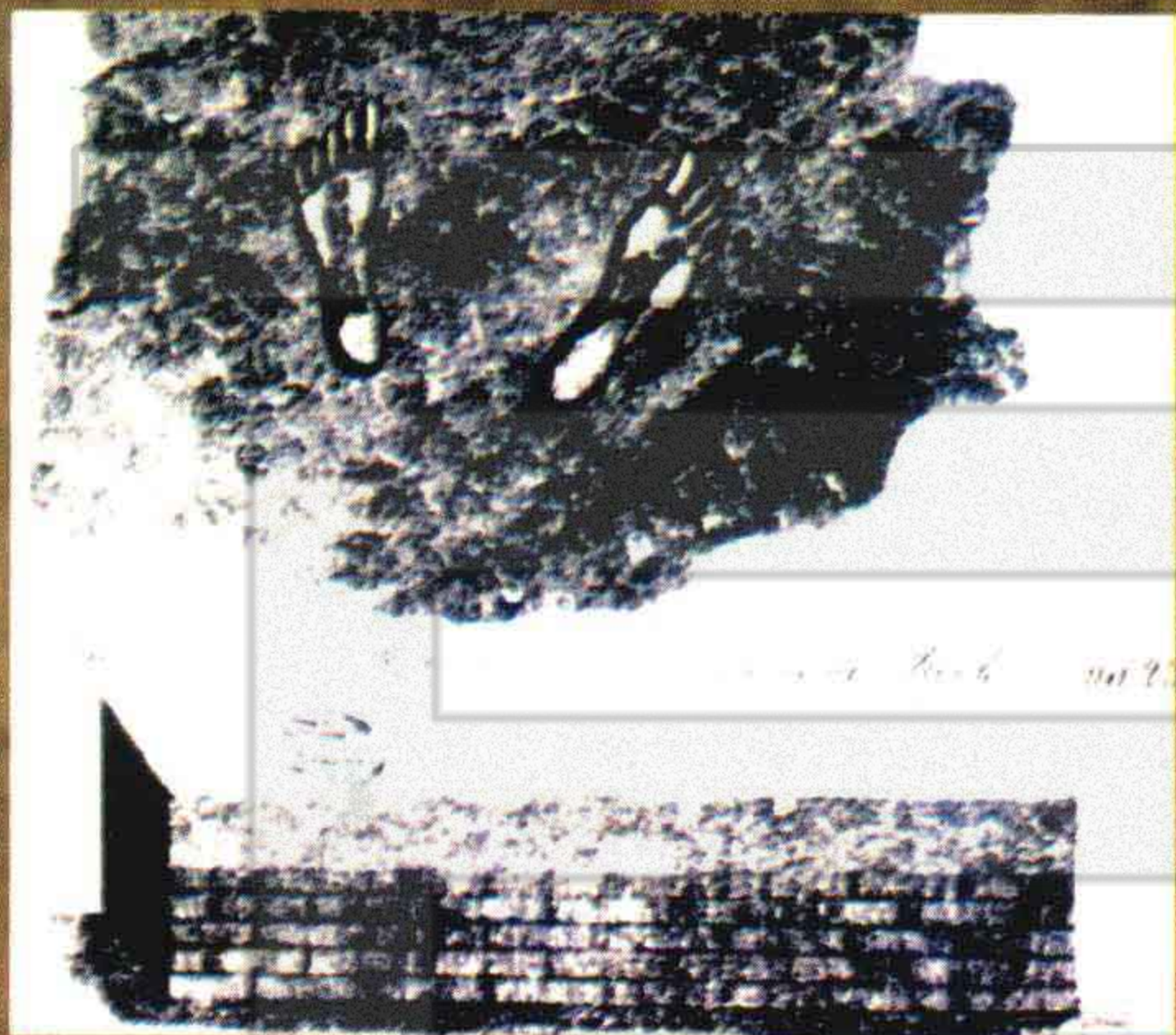
京巴小狗



金狐下山



石足印



著名人种学家史库卡夫特所绘的在石灰岩中发现的人类脚印，于1822年在他的报告中刊出。



穿行在坦桑尼亚莱托里地区的脚印化石证明了人类350万年前已行走在东非的土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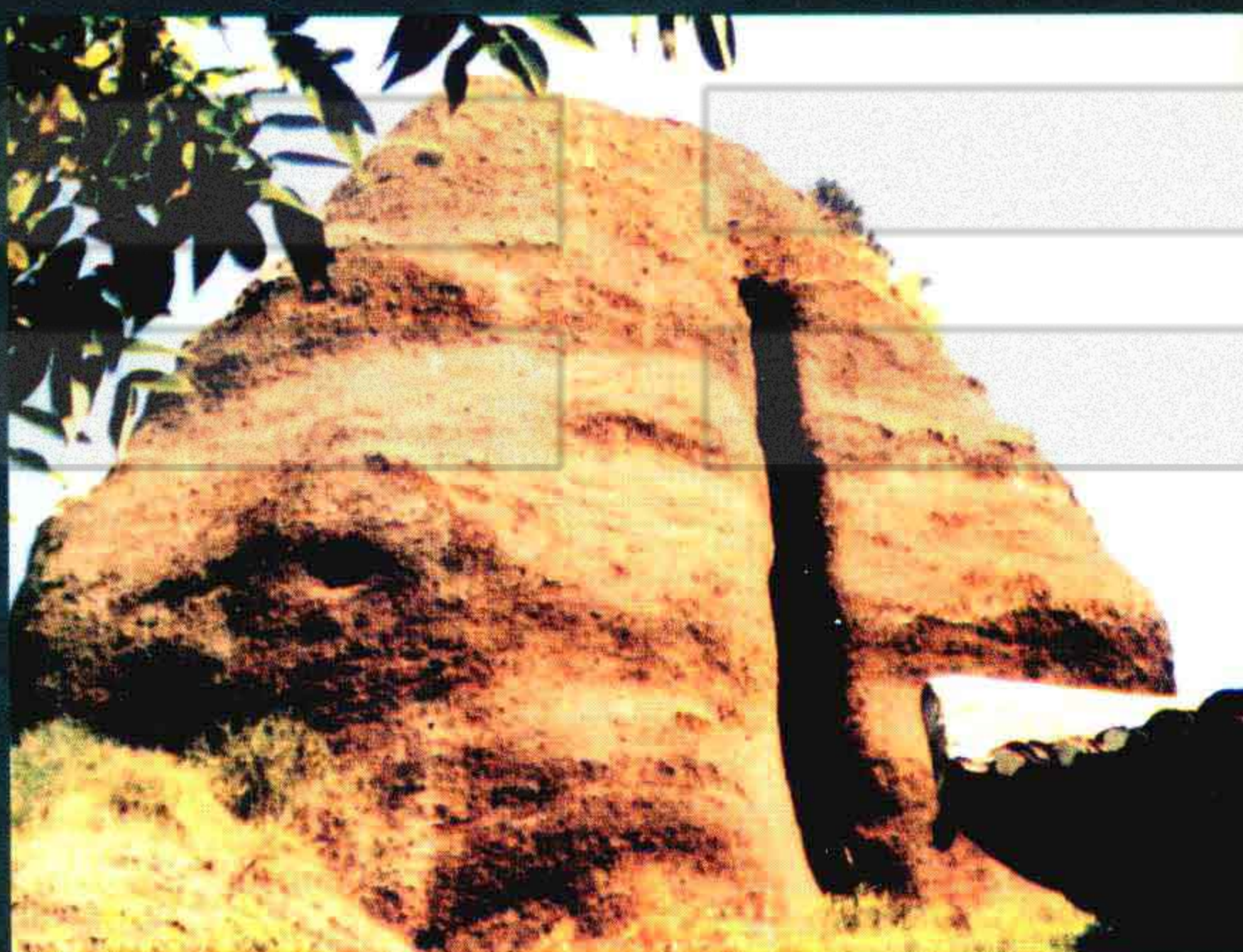




母亲石

——阿敦乔鲁石祖

位于温泉县城西47千米的塔干通乡查汗乌赤墓区。是一块形似男根和女阴的自然石柱，因又形似骑在骆驼上的女子，当地又称“母亲石”。阿敦乔鲁系蒙语，意为“马群石”。石祖周围石人石堆甚多，在大约4平方千米范围内遍布岩画，有一些正是古代生殖崇拜的遗迹。至今，许多当地不孕的妇女都前往朝拜，祈求生育。朝拜者绕石三周，拜后将内裤脱放石旁。她们相信这样即可获得石祖保佑，生儿育女，如内地之拜送子观音、送子娘娘。



四川盐源“母亲石”



阿尔夏特方石阵



阿尔夏特石围阵古墓群

位于温泉县阿尔夏特草原上，距博乐市约40千米处。石堆共7个，成南北向排列。每个石堆直径约7—9米不等，均以大卵石砌筑。石阵或方或圆，也是用大卵石围着石堆砌成，如同地界分野。方阵呈正方形，边长约35米。圆阵直径约100米左右。无论方阵或圆阵，两排并行的大卵石间距都是1米，非常整齐。石堆石阵与北疆地区发现的大量石堆石人墓不同，是一种特殊的古代墓葬，时代为春秋战国时期。



温泉县春秋战国时代的阿敦乔鲁石栅栏古墓群